壬甲錄

壬辰錄

大明崇禎壬辰七月十五日夜　宣祖大王夢中有一將軍
狀釖被甲自南而来叩門大呼曰　王宿耶否　王曰誰也
對曰我古漢中關雲長也明日　王之國有大患風雨到於先
陵漢陽以東擾亂兵起人火絶矣何其寒偃鼾睡也　王推枕
驚起四顧無人但見火星煌煌而已毛髮盡竪縮頭就枕良久
又呼曰　王不信吾言耶國內擾亂指日可待矣　王再拜
曰何為而然也無乃臣子之作孽耶曰不然即令倭僧叔舟
刻木為萬古名將藏于籠中明日午後南門載来也矣願
王伏兵其處縛其僧燒其籠若不然則籠中之刻木為將者
宛如人狀吁之則各率其兵變化無窮雖億萬軍兵豈能當乎

王請勿疑焉　王大覺驚起乃一夢也將軍言語怳然在耳誠
已東方欲曙即命五軍門大將入見大將崔致白入見　王執
手言曰今日午後南門外有一僧載籠自南来矣君即伏兵
其處結縛其僧此乃倭僧叔舟也君勿泛焉致白乃奉命而
出伏兵於門外是日午後果有一僧載籠南来遂發兵縛其
僧々慨然下淚曰此乃關羽之事也昨日呼之則不動矣刻木為將試之
呼之則他將皆以音應而獨關羽不化安知今日有此變也惜哉若非關羽則雖天下
之兵奈何遂自殺開籠視之則果有刻木為人背上刻千萬古
名將之名也於是令國中勅修戰備時則九月初三日壬午也烽
火自巨濟来而通云倭船百餘柵昨日泊于赤山島邉所過郡
縣無不殘滅　王晝夜涕泣不已矣即命忘憂堂郭再

佑将兵二萬直守鳥嶺關又命慶尚道晉州節度使崔慶
浩金千鎰柳惠益将兵三萬戦拒倭卒各分八道出攻不利矣
倭酋平秀吉直據鳥嶺關鳥西飛據平壤賀羅北直渡
漢江是時郭再佑與平秀吉接戦不利登夏山火旺山
使修戦備倭将北地将兵自靈鷲而歸再佑使裨将安
澤令被朱衣而呼曰爾向爾來峯々呼之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去来若飛北地望見曰此神将也遂屯兵於火旺山東角
門外十一月十六日夜半北地作偶人投城中大軍盡驚墮
地死者過半矣再佑収兵逼走京師是時金崔柳守晉陽
城不出倭将昔宗老圍城一月觀察地勢曰晉陽易與耳
遂擁水灌城々不浸者三版民無叛意灌水三日宗老結草

爲人癸巳正月初五日以提城中〻老妪拍掌大呼曰倭入城矣城
中士卒一時大驚自投城下灘水中城門自開倭卒遂壞城毀堞放兵
四劫崔金柳三壯士拔劍大呼曰天運如此今將安之慶浩匹馬單
騎躬犯賊前奪取倭將龍泉劍肩劍送故舊全羅道樂安邑登
樓作詩曰矗城樓中三壯士一盃笑指長江水長江萬里流滔〻浪不
揚芳魂不死題畢三壯士皆墮樓而死倭將遂饗軍賚功與晉州妓
生論介(即慶浩妾)拔劍對舞於江中岩上論介作歌曰風飄〻芳舞袖翻江山易
芳擧目凄彼狡童芳不與我好嗚呼哀哉此何天地日暮道窮世事悲
矣歌罷遂抱倭將之腰共墮水中宗老欲奮身而出論介曰不死
不舍遂死於水是日即癸巳春三月初一日倭將賀羅北犯漢陽燒大闕
以東放兵四劫　王大驚廣問于朝曰今者兵火古来無比何

以存社稷奉先廟乎羣臣皆曰倭酋平秀吉清正島西飛
賀羅北之用兵雖司馬穰苴未過莫如請獻降書順且
無事聽決唱聲萬口一談獨李恒福李德馨李廷龜進曰
今若請降及聞中原兩禍并至豈可以委質爲臣王曰
然二三子惟同吾意何敢不力遂避賊北漢寺中倭卒遂
入城中慓悍猾賊不可具狀於是鰲城大君李恒福鶴
峯先生金誠一見于 王曰于今倭勢非天力無以制臣
等請救中原王曰諾遂命金致敬作請救文其畧曰朝鮮
國王臣某頓首泣血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小臣待
罪東方七八世矣以 陛下愛恤之澤惶惶奉職不意今
者倭賊来侵風雨廹於先陵烽火連於祖廟江山雖奮一

拳之勇天地實深百代之讐淚當撤泉心失魂身雖免
倭鼓之釁寡何由見太平之聖化所謂倭酋平秀吉鳥西飛
出魂爭戰變化無窮意在千里假途一隅直守平壤其意
難測伏願　陛下愛之恤之大命西河之蟻以救轍涸之魚一以
示神明之威則父有愛子之心子盡事父之孝矣豈不為天
倫之理哉伏願垂察焉（餘詳見於東國史記）題畢遂發行時春三月十
三日恒福德馨畢足千里夜行晝息（以倭賊遮路故也）至於中原見
於天子曰小臣之國倭卒來侵至於左衽之境伏願　陛下一下
神明之威則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且倭漢之意非但朝鮮實
在大國其將奈何伏乞念之　天子曰朝鮮八年兵戈天地之運
也朕雖送兵終無益矣汝且無言歸報汝王頓無許兵之意留

連十餘日 天子聞之責其不歸之意大君執先生之手痛哭
曰期日遷延 王必待矣君則留此我則敀報朝鮮見賊勢
復来嗟呼國破君亡吾等何面目復還故國也遂別歸
是時先生叩頭九重門外泣血七日 天子曰誠一爲國
之誠〻爲感天至矣遂命金以成將兵五萬以救朝鮮是時
恒福還國見王以不許之意告之 王下床泣曰吾之國家
存亡都付先生之手矣何知今日有此落膽之說也先生不
思勞苦復往中原千萬伏望耳恒福再拜曰雖磨頂放
踵豈遠千萬里哉遂褁足治行晝夜馳往矣癸巳六
月十七日至平陵無人地境四十里日色晦暝風雨暴至
咫尺不辨自決必死矣遥望一處燈火耿〻直往其處乃數

間茅屋之中有一老媼出門欣迎曰君在何國荅曰我朝
鮮人也請救次入去中原道遇風雨幾至死境幸以到矣
媼笑曰許多村落焉往不可到此畧陋之家守荅曰日已暮矣
風雨如此今將安往媼且勿忌媼曰有何大事晝夜促行荅
曰我國倭卒来侵至於敝國之境何惜晝夜之行守媼曰勿
爲多言入房中大君開門視之則有一將軍杖劒而立即出
門外再拜而問曰彼何將軍立於房中耶媼拍掌大笑曰君
且勿懼此乃中原名將李如松之畫像也大君獻拜而跪曰此
將即今生存耶媼曰雖存方今伐凶奴五月不返矣曰何由將
此畫耶於是媼執手就席曰朝鮮兵火天之運也然若得此將
庶幾圖之君買此將畫像耶妾少時家産萬金盡散其財

但買此畫以待君者久矣須買此畫獻于天子以請此子
若不然則君之國内無遺種矣且　天子見此畫則必問所
出之處也君荅曰臣来時至江陵子午谷則有童子遺此
畫矣如是荅之可也君且勿泛信吓吾言大君於是以銀千
兩買之遂辭別而行日已明矣至數十步而回顧則姮忽不見
但有一大岩而已遂至中原則先生已請兵矣大君見以成之
象歎曰此將雖去小無益矣入見　天子曰臣見以成之象派
大將之材也請許他將以救之　天子曰國内無有優於以成
之材也大君跪進畫像曰請命此將以救之如何　天子大
驚曰此畫從何出也大君一如老姮之說荅之　天子曰曾
自子午谷雨氣如炬矣安知今日有此奇事乎汝之國運

以此觀之則天所助也朕之干城之將李如松之畫像也何送
萬里外乎汝且無言與以成具行先生伏地叩頭吐血數斗曰何
惜一將以棄東藩之國乎天子覧誠一之誠不惜萬金之財也
而伐凶奴五月不返先生曰凶奴伐之可也不伐可也至於小臣之
國危在朝夕度一刻如三秋伏願　陛下急班師之詔天子默然
良久曰命如松之弟如栢伐凶奴即名如松還如栢遂至北邉以
此意告其兄如松〻〻歎曰使我若由五月盡滅凶奴也以其弟兵屬
其弟懐憤而歸見于天子〻〻曰即今朝鮮倭卒来侵至於破國之境
百爾思之計無奈何惟我將軍能成大功天子明日出送南門外
如松曰朝鮮兵火天之運也臣雖往矣終無益矣不如不往天子曰將
軍度用幾萬人對曰非十萬無以制之　天子命鉄騎十萬各賜銀

千斤曰汝等今往朝鮮能成大功則朕不惜萬金豈特千金
哉如松曰臣往朝鮮見其王像若不肖則卽班師矣遂將
兵發行如松未成北伐之功每一念常怒謂大君曰豈可無
端啓行耶汝得龍肝以獻之若不然則斬汝班師矣大君遂
至白馬江邊焚香祭天曰嗚呼冥冥太空使此恒福復見太平
聖化以復君臣之義遂痛哭于江邊一晝夜有一龍出見舟中
大君曰汝欲遺我肝来耶龍搖尾叩頭大君遂拔釼斬之出
肝以獻如松大驚曰此神也以爲餉軍使者是時九月初十日也
至鴨綠江邊望見天氣倭氣森天無一点旺氣遂屯兵於江
邊十餘日望平壤老峯山上有白旂翩翩閃于大君大君曰此
乃倭賊覘大軍矣如松出令曰今日破此賊饗軍遂發兵

馳往倭卒見如松之軍遁去遂逐之大君違食霜朝太半
外路如松大怒曰餬軍使者今尚安在卽令斬之大君大懼揮
手見先生〻曰我卽餬軍使者因見如松大怒曰汝不餬軍
奚適卽令斬之先生曰小將朝鮮領相安爲餬軍使者將軍
能成大功雖斬領相可也若不然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如
松曰但尋餬軍使者不尋朝鮮領相也餬軍者誰也答曰
李恒福如松曰然則君出去引恒福拿入大君入見如松大怒
曰汝不餬軍而焉往卽令斬之大君曰此何言也餬軍久矣如
松曰汝何時餬軍言耶大君曰若不信則呼諸軍問之可也如松
遂問士卒則皆已餉矣如松終無奈何反爲與謀軍事並大
君揮手先生而先生與如松詰難之間軍已餉矣如松屯兵二十

餘日倭酋平秀吉鳥西飛擄平壤絕道是時十月十一日也如松
望天氣曰慶尚道高靈居金德齡乃天出之將遂以碑文傳於
王曰高靈縣金德齡當刻內治送事　王見碑文即下令高
靈官索之則果有德齡者急急招之德齡即日抹馬馳到鴨綠江
夜已深矣計其里數則一日行者乃二千里也明日鷄鳴初入見如
松松曰吾召君者欲行大事耳君能听之耶德齡再拜跪
曰小將身雖死矣國事危急安敢避死請奉命矣如松大
奇之執手拊耳語曰即今君之國內殺氣衝天倭酋鳥西飛
直擄平壤故路頓絕且西飛出魂爭戰變化無窮其將奈何
若斬西飛則其餘無患矣君能斬之耶德齡曰請往斬之以報將
軍之令矣遂上馬揮鞭叱其馬曰今此一行能成大功汝雖畜物有耳能听

大江在前汝極力飛渡此江於是馬向風大嘶搖尾而躍渡直至
平壤所親妓生花月之家（德齡平壤監司裨將時所親妾也）花月則倭將鳥西飛守廳
次入去但有花月之母春桂也春桂曳袖入房附耳言曰當此亂世
有何故而来耶仍相對掩泪嗟歎不已德齡曰吾一别以後花月
容皃每入夢想故當此亂世恐不復見而死故不遠千里而
来矣今安在哉春桂曰花月今倭將守廳而入去明日午後
當出来然小人之嗟歎慈母之間恐有不忍之事故自然流涕
矣將軍即隱於房内見之可也德齡屛息被衾隱於房中明日
午後出来德齡窺簾視之則果巧笑丹唇欲吐之花含態粉面
初生之月倭卒十餘名前後擁衛以玉輦侍御而出恍若地上仙
女也其母附耳言曰高靈金裨將欲見汝昨日至此矣花月遽大怒

曰金裨將何許人也吾所不知即命倭卒乘輦而去謂其母
曰明日釀酒殺牛吾當復出仍即入去德齡抱憤默坐俟其出而
欲殺之明日午後果然復出問其母曰能辨酒肉否曰辨矣花月
乃召倭卒曰汝等来此久矣能知飢餒而前無所償給矣吾今
日欲饗食汝大辦酒肉皆就座飲酒倭卒大喜厭食醉飽倒臥庭下
不省人事於是花月入房中執德齡之手曰將軍何以到此應有所
意勿起言之德齡笑捫其乳以雜談言之花月曰小人身雖賤妓
曾與將軍已許心情久矣將軍以實言之若圖大事非我而誰
也德齡遂抱花月同臥附耳言曰今我此行意在鳥西飛也花月
曰然西飛萬古所無之將也利釰強弓不入其身其知如神其力
如山變化無窮今知將軍必来城隅四方懸鈴數疊雖飛鳥

不得入也其將奈何德齡曰然則有何奇謀入也花月曰小人先
入東門一隅襲其鈴矣將軍初更入来則庶可圖之德齡曰唯唯花月
已定約束乘輦入去是日夜初更花月以大小便頻出城隅以袴
線塞鈴口坐於西飛之側以待德齡之來矣德齡即適東門
鈴盡無聲即入廳上花月出門曰將軍無事入來耶曰然西飛
安在花月曰方連平褱容舍内為杖劍而立皆如子龍益德
玄德馬超孔明等八十餘將宛如人狀矣君且勿疑但隨我
而來遂入房中果然如此之將多多矣至近房有三人就席邊有
一人兀然跪坐側目視之德齡直入房中西飛之劍自拔而向德齡曰
遂拖其柄問花月曰西飛孰是花月指跪坐人曰此乃西飛方深睡
矣德齡曰何怒眊也花月曰其目䎙之則深眊不䎙則不眊矣德齡坐側

視之則其目果飜矣而頷下金鱗大且多矣德齡遂以足蹴其曼
則西飛欠伸揮手金鱗皆逆起德齡以釼斬首超出邊房西飛急
然起立拔釼擊樑無頭者能如是則其勇畧可知於是軍中
大驚德齡將騰空而出花月把其袖曰將軍勿起斬我頭持去
今西飛已死妾與君同去則皆云西飛之死以妾謀矣禍必及
於父母矣請勿起詡而斬之德齡流涕斬之出其家則不忍悽悵之
懷口難說其母問曰將軍必斬吾兒頭來耶其將安在德齡揮泪
與其首母以紅裳欣然受其頭以燒酒一危勸于德齡曰將軍
急飲發行遂立而飲之即時發行大抵花月雖云賤妓可謂忠
孝兼全矣於是德齡西飛之頭掛於長鎗上馬渡江以獻西
飛之頭諸將皆起之獨如松見之下床再拜曰吾已知君斬首

来矣昨日有鳥西飛吾欲彎弓射之隨墮于空中此乃西飛之魂
也如松益大奇之留之數日如松望見慶州鷄林山上紅氣漲天
喜曰此乃王氣也是日直駈平壤倭卒失將呼泣之聲如春澤蛙
聲也如松將伐倭陣〻中有一人呼曰朝鮮小將金德齡爾聽吾言吾
去年初来時將軍鳥西飛謂我將卒曰吾必死於德齡之手送我斬
汝頭而来云〻故我到汝家則汝以少年喪人方眠床上故吾不忍斬
之但取汝頭銀鐶子而来獻于將軍曰小將斬首来中路遺失只有
此銀鐶子云則將軍大責曰此何言也唯有不信之意不意今
者有此變也出示銀鐶子曰此非爾頭上物耶背恩忘德何其若
是耶又呼如松曰寧鬪智不鬪力何遺刺客斬我將首乎又
呼德齡曰汝若死吾劔則收兵而去不然則雖千萬年億萬

年何可憂也朝鮮諸將皆曰何惜一將之命遽見一國之亡乎
不如出給以悅倭人之心也如松曰君等薄情之人也如此名將何
送死地乎德齡自請曰小將雖死請當其鋭如松曰此萬古忠
良之臣也乃賜嚴身甲遂被甲上馬右手執龍泉釼左手
執日月紅旗大呼曰我金德齡也爾能何爲倭卒曰更小進德
齡鞭馬小進倭卒大發幾至身邊遂墮馬佯死倭將曺達
以謂德齡死矣遂欲斬首拔釼騰空而至馬前德齡促起拔
釼斬曺達之首高掛龍泉釼頭遂還本陣如松拍掌大笑曰
壯哉德齡之勇也一身都是膽也倭卒見曺達之死皆失聲
大哭曰昨日失大將今日失亞將我等生不如死何面目復還故
國乎遂開門迎戰如松直驅陣中大破倭卒纔有二十餘部

收兵遁去如松追北又破武開山城斬首三千餘級是時甲午二月
初三日也是日夜半　王夢中有一將軍大呼曰　王能知我乎向
日夢中來關雲長也　王再拜曰有何故而又到陋鄙之地也
曰即令平秀吉陷慶尚道郭再佑束手無策地北據忠清
道金誠一偷生賀羅北欲陷京師不若還宮　王曰雖欲還
宮羅北遮其將奈何曰吾明日自空中為先鋒矣　王從後入
宮曰諾遂下還宮之令出兵向京師雲霧蔽天自空中鳴鼓
而導前所向無前斬首二千餘級　王無撓還宮羅北傳檄于
秀吉曰此今日之戰神兵擊之故既敗軍士其將奈何秀
吉曰此乃關羽之事也殺白馬洒血陣中迎戰可也羅北見檄書
即殺白馬洒血陣中神兵不復動矣　王復為羅北所逐又避于北

漢寺中乙未正月初八日也如松與恒福德馨德齡入見王王下床
再拜如松見王之像曰此人間不用之像也如此兵火必然在耳遂
欲班師　王聞之登三角山呼天痛哭曰嗚呼皇天即亡朝鮮何由
復見太平聖化日出而哭日中不止如松聞之大驚曰是誰哭也德
齡曰小將國王聞班師之令如是痛哭也如松曰見其像不似人君聞
其聲真蒼龍聲也遂屯兵於少沙浦命金德齡爲先鋒將以恒
福爲亞將以再佑爲領軍使者分送是日如松與王圍碁良久
日已午矣如松推枰而起失色蹴然曰吾軍何以然也遂拂甲上
壇佇立良久復與圍碁欣然拍手曰見勝必矣　王曰何以知之曰
俄者見王之碁安而整陣我之碁大亂相失今者觀王之碁士卒
大破又喪師見捷豈不期乎而已德齡獻捷書入見如松曰今日之戰

君等勞苦倍於前日德齡揮汗𨈆曰倭卒鑿池箭于沙頭倭卒
多步兵能遁走而易躍大軍之馬欲躍而幾至敗矣小將直馳十里
外則更不鑿故大破之斬羅北之首其餘盡坑於沙頭如松大讚之於
是大饗軍分功士卒飽而歌曰馬騰於槽無不當百是時地北據忠
清道洛賀昔據全羅道殘害人民朝鮮數戰不利於是命金鶴峯
金德齡將兵三萬討北地命再佑將兵二萬伐洛賀昔分道出攻德齡
至忠清道忠州屯兵達川江邊欲覘倭陣以匹馬單騎出去爲倭
卒所捕乃慨然歎曰命盡今日遂墮馬佯死倭卒大喜曰今日
如執鳥將軍之讐矣結縛歸陣德齡入陣中奮身而起
拔劍大呼曰蠢蠢倭卒爾能何爲但見其死未知其生者也
因我到此卧而成功之南之北所向無前死者以千數北地望

見曰此飛將也唯我士卒從鼓聲而圍之庶可斬之遂上壇鳴鼓
圍之重〻德齡大呼曰非天力不足憂也斬首五十餘級北地投旗弃
鼓収兵追去德齡遂逐之觸處無前大軍見之弃鼓操而進大
破之斬北地之頭其餘散卒皆追去慶尚道丙申正月日德齡奏
凱如松〻曰壮哉德齡之勇也若生中原才倍於我矣是時七道
安邊獨慶尚道酷被其禍人火絶矣如松直向慶尚道而秀
吉據鳥嶺關道路不通遂進軍渡漢江兵火之餘舟楫盡朽
幾不能渡如松祝天四拜曰朝鮮王運在此一行遂號令軍中直驗
渡江〻水中絶乃無事渡江而至鳥嶺山下倭卒望見矢下如注
幾敗軍士如松問于諸將曰何以上山討之耳佑曰莫如用韓信
通古道之術伐木連棧〻削係後破以示死意如松曰諾遂伐木

連棧進上軍士魚貫而進乃至山上秀吉曰此天運遂下山道走慶關如松大呼曰蠢蠢倭卒甬能何為遂鼓操而下秀吉收兵入青松是時三月初九日如松遂陣于青松縣西與秀吉接戰秀吉刻木為士卒恍若人形如松直向擊之瞬息間木卒在後四面攻之如松大敗士卒亡者過半矣倭卒乘勝攻之如松退守仁同秀吉屯天生山城化為鵲入青松之陣如松見而大驚曰此鵲即平秀吉也遂拔劍逐之秀吉飲語曰如松天出之將也不可易破遂收兵而去如松以精騎逐之秀吉陣于架山山城之北留之一日秀吉雲霧中蔵億萬軍兵欲襲擊之如松望見天氣令軍中曰今日有大事惟我諸軍咸聚一處束干戈向天德齡入見曰有何故耶如松曰君未知此雲乎德齡曰不知也如松曰此雲中有

億萬賊兵也德齡曰然則秀吉安在曰此也德齡以龍泉釼踴躍
四十餘丈而刺之雲中秀吉隨于陣中而死倭卒盡散遂大破之
丁酉正月初八日夜如松夢中有一將軍呼曰將軍能知我乎如
松曰誰也曰我漢中關雲將也今此倭卒幾能制之然倭卒更
欲水戰〻〻則將軍不習其將奈何如松再拜問曰然則奈何曰全
羅道巡州李舜臣水戰名將即拜大將則成大功矣如松覺之
乃夢也即時馳檄于巡州則果有李進士舜臣者也直拜大將
位在德齡之右德齡憤然不决矣此時倭卒傳檄曰今番水戰如何如
松曰諸舜臣謂如松彼素悍勇其鋒不可當也以德齡爲裨將以再
佑陣于多大浦誠一陣于龍山浦將軍陣于蔚山關各堅壁不出是時
五月初九日也倭卒陣于統營〻將張始澤赴陣死舜臣與德齡

陣于統營海口德齡終憤然不已十五日舜臣令軍中曰今夜必
有大事惟我士卒各把烏檣秋千而立將卒皆恠之倭船中果
有火箭飛入舜臣立于烏檣之上以足蹴之火箭還墮倭船而燒
者數十柵德齡見之以爲神自此厚待之十六日夜舜臣又下令
曰惟我士卒各執刀釼達夜叩船朝日視之則人脂滿船盖倭卒
欲覆大軍船潛水執艦以刀釼斫之故皆斷指不得售計矣七
月十九日傳檄倭酋曰明日決戰勝負如何曰諾遂回船接戰
舜臣立于船頭援抱鼓之兵刃既接良久倭卒知舜臣親鼓之
以小丸中舜臣〻〻論死脫衣贈其子百鐵曰汝衣我衣汝鼓我鼓
勿發我喪仍而不起百鐵遂掩尸於船間衣其父衣立於船頭
鼓之如其父倭卒望見曰此神將也死而復生鑿山通道引船而遁去

多大浦遇再佑見敗之又適去蔚山遇如松殊死接戰戊戌正月初
五日倭卒出姦計授金於大軍陣前大軍爭搶際倭卒自決必死
因襲擊之唐軍死者萬餘名矣如松遂奮擊之倭卒半
死半生鑿山而走還其國盖倭卒来時億萬餘兵去時纔
有三萬餘兵時平秀吉年十五歲烏西飛年十三歲皆死於
德齡之手如松已平倭乱歸中國見朝鮮山川靈氣皆斷洫脉
灸其要害四月斷灸之害甚於八年兵火也戊戌十一月如松班師
踰鳥嶺關嶺南父老殺牛置酒謝其勞苦之恩皆餞送之如
松遂至京師大饗軍賚功將軍咸集少長畢至如松欲因其
勢有將奪王位之志是日也有一少年騎青驢巡行陣如松大
怒曰當此賚功之日如何為者犯馬若是也遂令德齡捕捉之

德齡將欲捉之則少年坐於馬上以鞭指曰汝執此鞭遂執鞭則
少年以手揮之德齡隨於馬下還告如松〻〻大怒遂拔劍逐之至太
白山下日已暮矣如松遂失路罔知所措隨其少年至一處則峯
巒疊〻溪壑深〻但有茅屋之下已而屋外億萬神兵羅列左
右諸將擁衛之狀怳若鴻門宴之威儀也如松見之汗出沾背
將有隱逃之計而忽有一將軍以鐵鉆掛於如松之項拿致壇下
上有一將軍乃施號令曰汝既奉天子之詔而不惜萬里之勞
苦竭心盡忠以救朝鮮道理可合而何由八年兵火之餘八道山川
靈氣血脈斷灸之害甚於八年之禍矣汝且留陣鴨綠睥睨朝
鮮罪當梟首於我陣之中矣又將有兇獰之意何以得生如松
惶〻再拜曰小將謹奉天子之詔以救朝鮮即還故國可也而罪犯此境

寸斬無惜以小將之庸才天子誤視其萬人之敵特賜十萬之兵
以救朝鮮小將特率十萬精兵屯陣鴨綠江使朝鮮將金德齡
李舜臣兩將出攻八道以制倭賊實皇天救助之幸也非小將之功
也小將睥睨神器斷灸血脉之罪萬死無惜而伏乞大將萬分安
徐特下還故國之令則山豈可以時刻違令守然則大將德澤誦于
天子之下矣神將曰汝罪甚重然旣奉天子之詔辛苦於八年之
間故貸汝之罪領軍促行急還故國如松受命頓首百拜僅免
其禍脫出陣外回顧將壇但有千峯重閉萬壑深鎖矣如松還
陣即時拜别於國王觧其屯陣還歸中原

甲辰錄

甲辰年者乃壬辰十三年後也平安道洛山寺有西山大師老脳

中能抱六韜三畧天文地理一日望見天氣則倭漢以壬辰之讎復
興甲兵有欲伐朝鮮之氣自念此時倭賊若更侵則難保社稷必
矣吾雖入山為僧旣食東國水土則豈不輔國事乎即日遂着
七寶之袈裟曳六環杖之神節入于京城見左部承旨曰願見
大王爲我稟告如何承旨以此意告于王〻即命入見大師入謁
王曰汝有何故至此乎大師對曰小臣素居平安道洛山之僧也越在
壬辰之世　殿下雖困於倭亂小臣以山僧之致不輔國事萬死無惜
王曰汝以山僧能思國事善哉〻因問曰汝實有何故而來見我乎大
師對曰小臣觀天氣則倭漢以壬辰之餘讎更有侵伐之意今若更
侵則姜弘笠已死金應世已遠誰能當此難乎莫如先備之
王驚問曰誠若大師之言有何奇謀入也大師奏曰小臣有上佐四明堂

者能通八萬大莊經又能使鬼神變化無窮願定使臣一送日本則
可降也王直命四明堂来見四明堂入見 王曰聞汝師之言知汝之才不
惜一時之勞入于萬里之國能成大功而歸耶四明堂伏地奏曰小臣雖
居山中旣食東國水土則何惜一時之勞貽害萬民也願安承教
王大喜即日以四明堂爲奉命使臣命送日本四明堂謝恩發行
遂傳列邑列邑無不趍令待候於境上獨東萊府使宋敬不出曰
許多俗人何不定使而以山僧爲使臣取笑於萬世之後也留之三
日終不出見四明堂不勝其忿即令武士拿入數罪曰吾受 王命不顧
死生入於萬里他國則如汝之漢不顧國家徒嗜爵祿無異倭漢即令
斬之啓文發行遂至東海上有黃龍挾舟而行不數日泊舟於日
本之境矣遂送先文曰朝鮮使臣四明堂生佛入来矣倭皇見

先文會議朝臣曰如彼朝鮮之國豈有生佛乎此誑我也禮部侍郎芮寬曰世事未可必也莫如先試之三百六十間屏風寫一萬九千句設於東門之東炳燭於西使其僧乘昏馳入定舍後請誦屏風書若誦則是乃生佛也不誦則殺之三道猶在臣等之手矣倭皇如其計命設之黃昏使四明堂馳入四明堂知其計乃入城中倭皇出迎禮畢定舍後問曰君若生佛則能誦所過處屏風書耶四明堂既是生佛則何患於如此屏風書乎自是夜三更之後已翌日午時之末盡誦乃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句也倭皇曰何不誦二十句也對曰不見也遂查其屏則一間為風所合果不見也倭皇俛首默然會議諸臣曰朝鮮使臣果是生佛何以制之有示臣奏曰無以則有焉前有三丈之淵明日招使臣使銅榻命坐水上

則彼雖生佛溺死必矣倭皇然其計招四明堂曰旣是生佛則以此銅榻坐水上乎四明堂豈憂如此之水乎以銅榻投水則果浮矣遂坐其上誦八萬大莊經之南之北宛在水之中矣倭皇大驚曰此真生佛也歸語其臣曰彼使臣計將安出又有一臣奏曰明日特設大宴以緋緞綿紬白木五色方席設於其中即召四明堂彼其生佛則就白木席非生佛則就緋緞席若就緋緞殺之非難也王如其言如是設之而招四明堂〻〻即入坐白木之席倭皇曰何不就緋緞也四明堂曰如我之僧旣是素人則衣之食之皆以素鮮是以就白木倭皇有口無言遂罷宴而歸語其臣曰實是生佛奈何〻吏部尚書董昌傑曰雖生佛有烹殺之道以銅爲家以綖塗內外招入之後以大鎔四面吹之則自然燒盡矣倭皇曰諾命設銅屋招之後入四明堂〻〻知其計以雪字寫於壁上以氷字

佪席因誦八萬大莊經外雖燒流內則寒如氷庫矣明日倭皇大喜
曰朝鮮使臣應燒盡無餘矣命武士往視之四明堂眉凝寒霜鬚
垂堅氷兀然端坐而責武士曰曾聞日本之暖矣何其寒冽之若是耶
武士惶恐奔告于倭皇〻〻大驚曰朝鮮使臣不死於銅屋之中此外亦
無奈何更有一臣奏曰明日鑄鐵馬以鎔吹之則鐵馬及爲火馬之後
命使臣乘之馳駈一塲則自然焚死矣倭皇又如是設之而命乘
之四明堂自度五計之中甚難遂向朝鮮四拜誦經號令雙龍黑
雲忽起雷霆大震雨下如注波瀾滔天城中溺死者十分九之倭皇
及諸臣大恐不能轉眄矣四明堂號令倭臣曰速斬汝王頭來不然
則使汝國將成東海無遺種矣又號令雙龍曰爾等速入皇闕坑盡
丹陛雙龍聽令益下雨大闕漸至於傾頹矣倭皇不得已以印綬係頸而

来百拜上父子之降書四明堂不受曰汝若保殘命則以人皮三百竹
年〻朝貢之意脩上降書倭皇不得已脩上人皮三百竹貢納之降書
四明堂受献而使其臣解其係頭之緩請倭皇命坐曰汝以何意擾亂太平
之世而殺我無辜之民又何意伐朝鮮而至於見敗也我國大王聖德仁風
盈溢四方名將雲集且生佛一年所生者以千數他日若有叛意則千
數生佛一時俱来盡滅爾國矣倭皇再拜謝曰雖蠢〻豈敢違令乎
遂設大宴終日謔樂而罷明日遂發行倭皇餞送于百里之外多
献禮端四明堂却之不受曰生佛無貪心姑舍寶貨之貢以貢人皮
可也遂發至海上兩黄龍挾舟而行瞬息間泊舟東萊境遂下船入
城中人民無不稱讚矣封降書先送京師見於　王王執手大讚曰
如此功勞萬古所無以西山大師爲兵曹判書兼副護衛大將軍以

四明堂為判議禁兼都元帥二師伏地奏曰以此小功受彼貴爵如
天聖恩死而難忘遂就爵三日辭歸曰願入山中以修佛道是所
願也伏乞亟賜遞職之詔以為山林之樂千萬伏望 王雖有缺然
之心而不得已遞職二大師謝恩垂名千秋是時倭皇以人皮貢三
年而不能堪當作關東萊人皮三百竹代納眞鐵三萬六千斤朱
錫二萬六千斤銅鐵三萬六千斤年年納也中原天子見朝鮮受
降日本之書大喜封朝鮮國王為金紫光祿大夫而稱讃三國矣

壬辰錄甲辰錄終

[illegible]

廿四日 [illegible]

廿四日 [illegible]

廿三日 [illegible]

廿四日 [illegible]

廿五日 [illegible]

廿九日 [illegible]

廿[illegible] [illegible]

廿六日 [illegible]

廿十三日 [illegible]

廿二日 [illegible]

廿四日 [illegible]

廿[illegible]日 [illegible]

[illegible]